

# 今天，我們為什麼還要讀文學



本周一，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學獎得主劉震雲來港，在會展中心舉辦講座「人間多少事 兩三笑話中」。現場近五百位聽眾好不熱鬧，既有文學青年，也不乏銀髮族和小學生。友人見到現場的熱鬧場面，十分激動：「原來，香港有這麼多熱愛文學的讀者。」

有幸參與策劃並和團隊一齊推展是次講座，頗多感慨。在香港，尤其是三年疫情之後，人與人之間的線上會面和會議愈來愈多，讓我們愈發想念線下面對面的、親切的交流分享。劉老師幽默生動的演講固然寶貴，更難得的是許久不曾謀面的朋友，甚或是此前完全陌生的愛書人，藉此機會相聚，暫且拋開日常的閒雜煩憂，共同在文學、在閱讀的世界裏暢遊，體驗片刻的閒適及歡愉。

劉震雲在講座開篇，即與現場讀者分享文學的意義和價值。「文學是什麼」看似一個宏闊高遠的命題，經由劉震雲的生動表述，變為深入淺出的道理。「生活停止的地方，文學出現了。」

在他看來，我你在忙碌生活中來不及思考、顧不上細嚼慢嚥的許多事物，皆可以借助書中的人物和故事感悟並思考，而這，正是我們閱讀文學作品最主要的原因。

文學如果僅僅止步於現實生活的反映，那麼它的效用和意義將會大打折扣，誠如畫家創作如果只是機械地複寫現實、而不是創造性地再現現實的話，其作品將難以觸動人心。

不論較早期的《一地雞毛》《我不是潘金蓮》《一句頂一萬句》抑或是新作《一日三秋》，劉震雲在他的作品中不厭其煩地談論故鄉，談論悲喜，也談論人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。看似講笑話，一笑便罷，實則不經意間引出人生至深的道理，笑中有悲。

「好的文學家，僅僅懂文學是不夠的。」劉震雲說：「他一定要懂文學之外的東西，首要的就是哲學。」這人世間的故事，不外乎離愁悲喜，愛恨苦樂，若只是將這些直白示，止步於此，那不論作者抑或讀者，都難有機會向內、向深處掘探，撥開迷霧直抵內心。哲學是勸人思考的學問，而文學家筆下的「人間多少事」，不正正值得你我念茲在茲、思慮再三嗎？



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屬於自己的江河湖海，都有一份觸及靈魂深處的日月星辰。

選擇用「溫情」二字概括表述香港，也一定有着別樣的滋味和緣由。

香港很小，被稱為「彈丸之地」，面積只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，其中大大小小的離島超過二百個，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。

香港又很大，也有着氣象萬千、海納百川的氣度和風範，連續多年被評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之一。每年六七千萬的入境旅遊人次，香港一直是旅行勝地和美食天堂。據統計，僅二〇一八年訪港遊客達六千五百萬人次。

為什麼訪港旅客紛至沓來，這裏面肯定有着非同尋常的「溫情」氣息、「溫情」文化和「溫情」力量。當一個城市有了屬於自己的溫度和性格並不斷傳遞開來，便有了自身獨特的魅力和張力。

香港的天橋，可謂縱橫交錯、四通八達，也可以說是溫馨人性、關愛有加、樸實無華，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小小的天橋因

# 溫情香港(上)

勢利導、便捷安全，遮陽避雨，既實現立體交通、人車分離，又使得物流齊暢、平安祥和，天橋已不僅僅是一種交通平台，更成為一種文化載體。

尤其當周末到來，外傭們呼朋喚友、相約為伴，集合在全港的各大天橋時，又儼然成了別具一格的盛大派對和獨特風景。你看那，物件一鋪、紙殼一圍、席地一坐，小小的空間裏或相互呢喃、或淺吟低唱、或嬉笑打鬧、或互訴衷腸、或美食分享，真可謂「躲進小樓成一統，管他春夏與秋冬」。一時間，所有的喜怒哀樂、酸甜苦辣都化作了思鄉情。於是，這小小的天橋也成了溝通的橋樑、溫馨的港灣、鄉愁的寄託。

無論是匆匆而行的市民，抑或是南來北往的遊客，無人打擾這群背井離鄉、四海漂泊的「遊子」。她們用特有的犧牲和付出為這個城市貢獻着愛和辛苦。包容並舉、和諧相處、共榮共生是這個城市的最美的風景。在這個群體中，她們有的一個人在這繁華的夾縫中，或撐起一片家，或托起自己的夢想，或默默追求心中的詩和遠方。多年前，曾有媒體報道，一名菲傭懷揣夢想來到香港，在工作之餘始終不放棄、不拋棄理想追求，省吃儉用、不辭辛苦、走街串巷，用相

機觀察香港的世事變遷、記錄香港的人間百態、傳播香港的多元文化。有志者事竟成，後來，這名菲傭因攝影成績斐然被美國一大學錄取深造，成為這個群體的翹楚。這小小的天橋又見證了成功，承載了希望。我想，那名菲傭在赴美之際，一定忘不了這獨特的天橋，她的相機裏也一定記錄着諸多關於天橋的「溫情」故事。

一直認為，周末行山是香港不少市民的休閒活動。香港的郊野公園也應該稱得上另一道最美的風景。也許是西方文化的影響，香港人普遍喜歡運動，於是乎，郊野公園便成了廣大市民周末休閒度假的最佳去處。不論禮拜天或是節假日，登高極目一望，美麗的青山綠水間，扶老攜幼、呼朋引伴、攜妻帶子，人頭攢動、熱鬧非凡。頓時，各大郊野公園便成了歡樂的海洋。據統計，每年香港市民前往郊野公園的人數均超過一千萬人次。

如果有機會俯瞰香港這顆「東方明珠」，你就會欣喜發現，蒼翠欲滴永遠是這座城市的主色調和主旋律。香港的森林覆蓋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，是一座名副其實的森林城市。今天從新界到港島，縱觀所有的山山水水，大約三分之二的土地仍然保留着原有的自然生態。

# 未知之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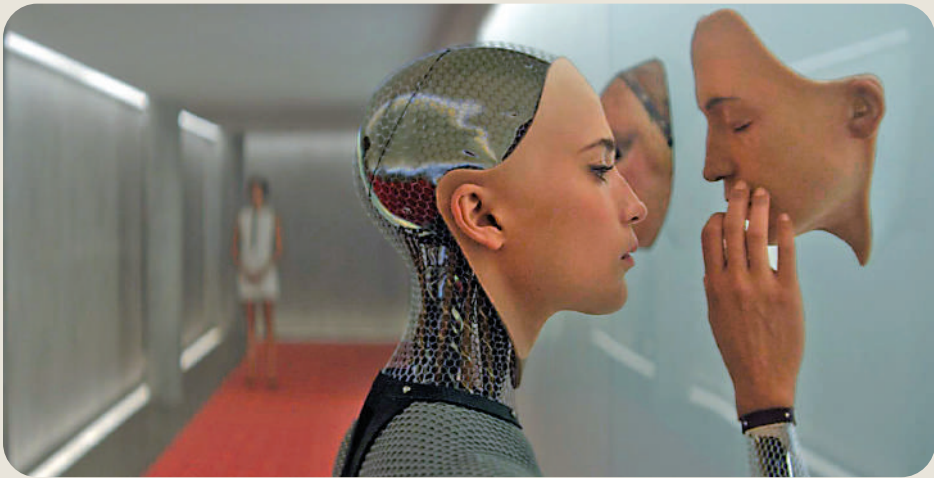
美國作家和歷史學家理查德·羅茲在著名的《原子彈秘史》一書中，提到了一個故事，今天讀起來仍耐人尋味。

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二日，匈牙利裔美國核物理學家利奧·西拉德在大英博物館附近的路口等着過馬路，他剛剛閱讀了前一天「原子核物理學之父」歐內斯特·盧瑟福的演講報告，裏面提到，「任何在原子轉化中尋找能量來源的人都是在胡說八道」。西拉德突然萌生了核連鎖反應的念頭，意識到盧瑟福錯了。「當他過馬路時」，書中寫道，「時間在他面前裂開，他看到了通往未來的道路，看到了世界的死亡和我們所有的痛苦，以及未來事物的形態」。之後西拉德協助愛因斯坦致信羅斯福總統，催生了研製人類首枚核武器的「曼哈頓計劃」，而隨後發生的一切我們都知道了。

歷史總在不斷地重演，當今世界對於「人工智能可能會威脅人類」問題爭論不休，有人認為屬誇大其詞，有人卻認為已迫在眉睫，似乎也讓我們陷入了故事中相同的處境。我們到底該對人工智能有多擔心？至少在劍橋大學教授約翰·諾頓看來，二〇一四年的電影《機械姬》（Ex Machina）暗藏不少答案，似乎能從中得到某些啟示。

這部上映於九年前的電影講述了關於人工智能的驚悚故事，主人公加利在某知名搜索引擎公司擔任程序員，他受老闆納森之邀前往深山中的別墅一起度假，實際上納森另有目的，他之前研製出智能機器人艾娃，為了確認她是否具有獨立思考能力，希望加利協助他完成對艾娃的圖靈測試。在隨後的測試中，加利發現艾娃不但擁有自己的想法和情感，還通過干擾測試來說服加利幫她逃脫控制。最終納森被殺死，加利被鎖在房間，而艾娃坐上原本要接走加利的直升機進入人類世界，這場人類和機器的PK以艾娃取勝而告終。

作為本片導演的亞力克斯·嘉蘭是英國小說家，他自幼就着迷於人工智能概念，曾參與編導多部科幻片，這部他自編自導的電影，凝聚了他對人和機器之間邊



▲二〇一四年電影《機械姬》（Ex Machina）劇照。

界的思考——究竟機器只能是為人類服務，還是某一天可能替代或消滅人類？按諾頓的話說，當人工智能正日益成為現實生活的一部分，人們就有理由開始擔心，這部電影對人工智能的憂思不僅是針對這個時代的一種預言，更為重要的是，它也提出了對人類命運的種種假設與隱喻。

以電影片名為例，《機械姬》出自拉丁語Deus Ex-Machina，意指「機器裏出來的神」，而本片把Deus（神）這個詞去掉，意味着這回造物者不是神，而是人類，是老閹納森扮演了神的角色，他研製出艾娃，把冷冰冰的機器變成了完美的智慧體。與此同時，實驗室的牆上掛着一排機器人的臉，像一副副面具，而面具起源於古希臘悲劇，恰預示着不祥的結局，也就是納森的死，實際上納森對人工智能的進化程度大大低估，他自以為掌控一切，殊不知最終沒有逃出艾娃的算計。至於由人類創造出來的艾娃，當她成為一個獨立的新生命體後，就不必再像任何人，她依靠資訊和能源生存，其強大是人類不可比擬，正如電影中加利曾對納森說，「如果你創造了一個有意識的機器，那將不再是人類的歷史，而是上帝的歷史。」

巧合的是，日前全球數百名頂尖科學家和科技界領袖發表聯合聲明，警告人工智能對人類生存構成的威脅堪比核戰，而《機械姬》中也早有類似預言，影片穿插了大量有關核彈的伏筆。比如，納森被灌醉暈倒之前，他說了一段來自《薄伽梵歌》的詩句：「在戰場上，在森林裏，在

斷崖邊……」而這段話曾由「原子彈之父」奧本海默翻譯，就在第一次原子彈爆炸實驗之前，當試驗成功後，奧本海默又引用了梵歌裏的「我成為了死亡本身，無盡世界的毀滅者。」這句話在影片中也有提及，以表達對智能機器人的擔憂。至於加利，他的手機鈴聲則來自英國OMD樂隊的歌曲《Enola Gay》，歌名正是二戰時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綽號「小男孩」原子彈的飛機名。

從某種程度講，《機械姬》的這樣處理方式，與日本少年科學漫畫家浦澤直樹的《冥王》頗為相似，當機器人阿童木醒來後，他寫下的竟是毀滅人類的原子武器公式，也許經過人工智能的計算，得出的結論都是殺死人類，才是對自己和對地球最好的選擇。而面對人工智能引發的「末日」，人類能做的，恐怕就像經典科幻片《星際穿越》（Interstellar）中那位老物理學家，臨死前還在反覆吟唱狄蘭·托馬斯的《不要溫順地走進那個良夜》，這詩句彷彿是他的聖經，也更像是一個夢魘。

在諾頓看來，早前有「AI教父」之稱的科學家辛頓退出谷歌以警告人工智能技術的危險，擔心的不僅是機器比人類學習得更好更快，還有這項強大的技術完全掌握在少數大公司手中，令科技巨頭們陷入一場可能無法停止的競賽，並最終將我們帶入一個未知之境，而這一切都關係到人類的生存與毀滅。他說，我不是悲觀主義者，但現實與電影的距離，似乎只剩下一步之遙。

# 端陽賜扇



端陽這日，可以做的吉事特多，吃糉子，划龍舟，佩戴五毒香包……亦有「端陽賜扇」一說。

端陽賜扇，最早見於《唐會要》中，說是在貞觀十八年端午這日，李世民親書扇面，贈於長孫無忌和楊師道。曰：「五月舊俗，必用服玩相賀，今朕各賜君飛白扇二，庶動清風，以增美德。」

李世民的書法功底應是了得，飛白體賜予兩重臣，諄諄告誡亦是美好祝福：庶動清風，以增美德。

端陽賜扇，當然要賜團扇。團扇如皎月，亦如古人眸子，滿含期待，沉浸囑託，一柄團扇，扇動美好的微風，引人心湖的漣漪，實為大好。

「最憐明月難捐棄，即有仁風可奉揚。」這是文徵明《端午賜扇》裏的句子，明明如月，當然是團扇了，古人做團扇，美豐儀，贈吉祥，送清涼，亦能辟邪。

古往今來，每逢炎炎夏日，風姿綽約的中國女子，穿着中式極簡風格的漢服，手持團扇，衣袂飄飄地在竹風中走來，這種景致堪稱驚艷。

團扇，是中國風雅的重要體現元素之一。在中國，自殷商時期就開始使用扇子，那時候是用獸毛編織，用來抵禦風沙，驅趕蚊蟲，稱之為「障扇」；後來，逐漸演化成了扇風取涼的功用，比如諸葛亮所用的羽毛扇，看起來仙風道骨，很是神秘，似乎很多妙計都是羽毛扇扇出來的。

東漢時期，團扇才真正出現，那時候的團扇，最早用在婚禮上，新娘持團扇以遮面，相當於後來新郎所掀的「蓋頭」，後來，團扇走進日常，觀瞻和取涼並用，很受大家歡迎，故而，才

有了諸多詩詞典籍中對團扇的讚美。到了南朝時，姑娘不化妝或者有病體在身，形容憔悴，還可以用來遮滿臉的倦容。南朝時，沈約曾寫有這樣的詩句：「團扇復團扇，持許自障面；憔悴無復理，羞與郎相見。」是不是既有無奈之情，又讓人覺得有些好笑？

團扇，原本是用來指代滿月的。

南朝梁江淹《雜體詩·效班婕妤〈詠扇〉》：「纨扇如團月，出自機中素。」這裏的「纨扇」即「團扇」。我們可以想像一下，滿月當空，持扇望月，手中一輪月，天上一輪月，圓滿之上又一重圓滿，這是何等讓人喜悅的事情。

團扇未必要滾圓，清代的王廷鼎所撰《杖扇新錄》載：「近世通用素絹，兩面繙之，或泥金、瓷青、湖色，有月圓、腰圓、六角諸式，皆倩名人書畫，柄用梅格、湘妃、棕竹，亦有洋漆、象牙之類。名為團扇。」造型何其多，在魏晉時期，六角形的團扇就已經十分平民化，且很受大家歡迎。

關於六角形團扇，曾有一則趣事，至今被傳為美談。在《晉書·王羲之傳》記載，曾有一位老婦，家中貧困，家徒四壁，唯有一六角形竹扇，就「持六角竹扇，求書於王羲之」煩勞王羲之為她題上字，王羲之知道她的來意，並沒有拒絕，奮筆疾書，寫下五個字，這柄團扇瞬間價漲百倍，逾百文。顯然，一柄被王羲之垂青的團扇拯救了一個家庭，幫這戶人家走出了經濟危機。這是王羲之的成全，也是團扇的成全。

五月端陽來，執扇清風至。扇為竹製，扇風為竹風，清風備至。暑氣沖天，遙想在古時，一大戶人家的千金，這時候身穿羅衫，佩有香囊，手持團扇，在八窗落盡的閨房中寫字，吃茶，該是何等優雅。

# 「帥帥」過端午



廣州長隆野生動物世界舉辦端午主題活動，大熊貓「帥帥」在「熊貓村」號龍舟上品嘗以胡蘿蔔為原料的「熊貓糉子」。

